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口 13
1660
8 止



南洋真經

口七
1.660
8止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立二

應帝王第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田大附屬 書館

寄第 第 第

早稻田大學 圖書印

出帶許不外館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應帝王第三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
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
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能勝物而不傷

郭註物自當其名而各自謀物自任其事而

主其知因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無窮盡其所受乎天足則止也見得則不知止不虛則不能任羣實用心若鏡鑒而無情來即止故雖天下來照而無勞神之累也
呂註無爲名尸則我無名而天下莫之能名無爲謀府則我不謀而天下爲之謀無爲事任則我無爲而任事者責無爲知主則我無慮而天下爲之慮體盡無窮則光大之至遊

乎無朕則鬼神莫睹況於人乎若然者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所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謂虛者豈虛之而後虛哉吾心本虛故也其心若鏡不將則既往無所存不迎則未來不可見應而不藏則方今不可得以盡其受於天者如此是以勝物而不傷也
林註至人之心物感則通事成而寂有若鏡然明無情應物而妍醜莫欺是謂勝物而不

傷至人無爭而是非莫欺因時循理而神亦莫之傷也
詳道註鏡之於物至則應之而其光不藏去則聽之而其光自若不迎於其來不將於其往來者不窮而吾應之也常虛而無心此所以勝物而不傷也自無爲名尸至而無見得以心之虛而致道也自至人之心至應而不藏以道之虛而至用

鏡

碧虛註爲名尸則形必瘁爲謀府則神必殆爲事任則才必竭爲知主則識必昏體未盡則有窮有迹則不足遊矣盡其所受乎天則任之而已有見有得則不妙無見亦虛而已用心若鏡物來斯鑑彼自來往而妍醜無隱無心於勝物故物亦不能害也
庸齋云無爲名尸爲善無近名是也無爲謀府不謀焉用知是也無爲事任事雖不可不

爲而不以事自任也無爲知主人雖不能無
知而不以知爲主也此四無字是禁止之意
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
無窮極而心遊乎無物之始也天受我以此
理我能盡之而不自以爲有得見其有得則
近於迹矣鋪叙至此以一爲虛字結之用心
若鏡已下數句只是解一虛字文勢起伏平
淡之中自有神巧豈不奇哉

章

已

趙虛齋以此段連南海之帝爲一帝其註
義略而不論按此段乃承前季咸章而立
說用以總結其意觀文義可知名尸謀府
事任知主言季咸恃知謀以察物而要名
任事也體盡無窮也下言壺子之道不可
測識至人則指壺子明矣非有心於勝物
而不能不勝使季咸自失而走是也唯其
不爭所以善勝物又惡能傷之哉蓋明任

道則其用無窮任技則其能有限也

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
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
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
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
渾沌死

郭註爲者敗之呂註南陽喻儵然而有北陰
喻忽然而無中央不有不無所以會合之也

儵忽雖異乎渾沌而渾沌未嘗與之異故云
待之甚善知其爲善而謀報之則所以視聽
食息者日鑿而與物通矣欲其朴之不喪不
可得也

疑獨註道體全而爲渾沌判而爲儵忽其精
在乎中其粗在乎外分中央以爲南北此道
之所以喪也喪道者必自外至故曰相遇於
渾沌之地渾沌無所不可故曰待之甚善日

鑿一竅以明有所害也七日而渾沌死言不
待數之極已足以喪道矣
詳道註陰陽合而爲渾沌渾沌散而爲陰陽
以合者善乎散則其用無方以散者鑿乎合
則其爲易敗老子云有象有物有精即渾沌
儵忽之謂也謀報渾沌之德則以情滅道鑿
竅而渾沌死則以人滅天七日者言不待數
之究已足以渾沌矣

碧虛註南帝寓有爲北帝寓無爲中央之帝
寓大朴也三氣未分謂之渾五行未彰謂之
沌有無不分故曰善待南北二帝不識渾沌
之真而妄興穿鑿以致朴散老子云開其兌
濟其事終身莫究是也
吳儔註儵者幽而有形忽者微而有數渾沌
之全體散矣謂之中央之帝亦不離乎儵忽
之間耳然則儵忽之相遇莫非渾沌之地也

待之甚善以其公而無私謀報其德則私而有意矣道之全體將受其害故不待數之究而渾者分泯者散此所以爲死也
趙註應帝王篇前四章論治天下之道後章發明前意而歸功於渾沌之德南離也主目司視北坎也主耳司聽言人恃其耳目之聰明而強其所不知則其真始離矣此知者所以行其所無事而惡夫鑿也

庸齋云此段只言聰明能爲身累故以此形容墮肢體出聰明則爲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撰成日鑿一竅之說真竒筆也渾沌即元氣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口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知識萌而有喜怒好惡渾沌之竅鑿矣孟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莊子翻說得來更是竒特如此機軸豈後世學者可及哉

復右章計七十四字郭氏引道德經一言以
蔽之簡要切當莫越於此研味之餘隅得
管見附于衆說之後云
南華經所謂渾沌猶道德經所謂混成冲
虛經所謂混淪皆以混道之全體本來具
足不假修爲者也然而世有隆替道與時
偕儻化而爲有忽化而爲無道體於是乎
裂矣自一生三猶未至於鑿也及乎時相

乘過於渾沌之地則物交物而心生猶薪火
不相加理無不然者渾沌無所分別特之固
亦盡善使儻忽不能忘情而思所以爲報
天則渾沌之德未能不德故不免夫恩害相
生之累日鑿一竅患由漸入也七日而渾
沌死則情竇開而冲和喪也宜矣帝王之
迹著而大道之體亡何以異此
古之應帝王者無爲而萬物化無欲而天下

足淵靜而百姓定此堯舜三代已試之效後
王法之以垂統立極豈以知治國汲汲於謀
術者之比哉故南華以齧缺問王倪爲是篇
之首有虞喻多慮泰氏喻無爲無爲足以配
天此帝王所應歷數所歸而億兆民命之所
寄託者也若夫以已出經式義度欲以化天
下之民無異矰弋熏掘而致鳥鼠是速其高
飛深穴之逃蓋有爲則有心有心則知謀所

由出姦詐所自生雖父子之天有所不能固
其於君民之際求如標枝野鹿之相忘可得
乎是以天根問爲天下客以心澹氣漠順物
無私子居問明王之治答以忘功善貸使物
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爲爲之凡有
天下國家者盍求諸此鄙有神巫期人生死
喻知謀之士審觀時政足以料國之興衰先
事知幾燭微無隱可謂當代著龜然而一見

壺子哀其將死再見幸其有廖三見疑其不
齊無得而相則觀形察色之技於是乎有限
矣明日又見自失而走何壺子之多變而李
成之不神邪此言料國者知謀數術不越乎
人爲之偽所以用之有窮而無爲之主憲天
體道垂衣一堂精神四達與化無極蕪蕩民
無能名則豈知謀可度術數可窺哉結以南
北二帝遇於中央言道散爲物離無入有儵

忽即有無異號微妙之所以分今會而一之
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啓儵忽之鑿唯
其善待之必有善鑿者不若彼此無心相忘
而文化也萬斛之舟不容漏針何怪乎七日
而死渾沌哉竊惟南華一經肆言渾浩湍激
籟號作新出奇跌宕諸子之表若不可以
繩墨求而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
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初學未得其要

鮮不迷眩日華之五色者矣考其創意立辭
具有倫理始於逍遙遊終以應帝王者學道
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
理無不齊物齊而已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
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世所以善物皆在德
以充之德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爲師標立道
原範模天下爲聖賢續命脉爲萬世開迷雲
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治道也何難內則爲

聖爲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
身不爲有餘散之天下不爲不足也帝王之
功雖曰聖人餘事然躋世真淳挈民清靜應
化極致莫大於斯故以終內篇之旨儵忽生
而渾沌死喻外王之功成而內聖之道虧也
夫今之人斲竅而死渾沌者多矣將何術以
起之曰塞兌閉門用之不勤是爲真修渾沌
之術歟再詳七篇命題各有所主其間或舉

例稠繁混淆莫辨竊窺的指以古人德合者
配于逐條之下云逍遙遊之極議當歸之許
由宋榮以解天下物欲之桎梏而各全自己
之天也齊物論之極議當歸之子綦王倪以
祛彼我是非之惑得其同然而合乎大通也
養生主之極議當歸之老聃彭祖以紓過養
形骸之謬知生道所當先也人間世之極議
當歸之蘧瑗接輿明出處去就之得宜勿撓

逆鱗以貽患也德充符之極議當歸之王骀
申徒嘉言內充者不假乎外德盛者物不能
離也大宗師之極議當歸之孔子顏回有聖
德而不居其位弘斯道以覺斯民也應帝王
之極議唯舜禹足以當之謳歌獄訟之所歸
應天順人而非得已此南華企慕往古聖賢
筆而爲經標準萬世若夫真人之所造詣即
七篇而不泥離七篇而昭合所以外混光塵

内存慧照出凡入聖闔化機而不可以形
教拘也善學南華者於內篇求之思過半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二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一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懸疣出乎
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
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
之肉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多方駢枝於五藏
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

也
郭象註駢枝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駢與不
駢其性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性為多故云
侈耳或云非性欲割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
有所不載人有棄材物有棄用也豈至治之
意哉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
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
物之性也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

義者羅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
物無方各正性命也方之少多未嘗有限少
多之差則有定分不可相歧各守其分無不
自得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
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駢枝之於
手足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有用而然猶五
藏之情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淫
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聰明各有本分多方

不為有餘少方不為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
嘗不賤少而貴多若忘其所貴保其素分則
於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呂惠卿註駢拇枝指非出乎性而德則所
無也附贅縣疣非出乎形而性則所無也
於所無而有之此所以為侈其氣為五行其
德為五常其事為五事其形為五藏則多方
乎仁義而用之者非不列於五藏也而非道

德之正則亦所無而已故駢於足枝於手皆
為無用而所謂道德之正者無為以反一而
已

林疑獨註駢枝與形俱生出於性也疣贅因
形而有出乎形也以性配德性在天而德在
人以形對性性在內而形在外出乎天者人
以為侈出乎外者內以為侈此自然之理也
夫仁義道德者猶疣贅見惡於形也駢枝喻

仁義之本疣贅喻仁義之迹形性喻道德之
正駢枝出於性而不可去猶仁義之本亦出
於性也疣贅出於形而可去猶仁義之迹出
於人為故可去也若能忘仁義之迹則冥於
性命之理與道德為一矣忘形骸之累則駢
枝亦出於形性與四肢同矣疣贅乃形外之
物仁義之迹亦性外之物去之所以全其形
忘之所以渾其道也

陳詳道註性以德立形以性成駢拇枝指在
德無是也故曰侈於性仁義之端具於始生
之時則道駢枝者也而其用見於已生之後
則道之贅疣者也有人知駢枝之無用贅疣之
為累而不知仁義之行亦然蓋尚道德則仁
義為無用用仁義則道德為有累也
碧虛子陳景元註駢枝與生俱生故出乎性
而為生德之餘贅疣生後而有是出乎形而

爲性之外累故皆曰侈夫五行均則五常無偏乃道德之正今多於仁義是五藏之氣稟受必有少之者故非道德之正也且駢枝之於手足皆無用之指何足決齧哉若夫駢枝於五藏之情滯僻於仁義之行多方於聰明之用者乃駢枝於有用之處所以重增其弊也

竹溪林希逸屬齋口義云與生俱生曰性人

但

所獨得曰德駢枝本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贅疣之爲累亦然似此性德二字與吾聖經稍異多方猶多端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滯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俱見其多事也

褚氏管見云天命之謂性物得以生之謂德會德性而克之之謂形是皆稟乎自然

所以尊生配道體天立極至誠而不息者
也凡在德性之外皆為駢枝贅疣所謂多
方乎仁義聰明而非道德之正故漆園立
是論為外篇之首而議者謂薄仁義為太
過且老莊之學非好為高大而固薄仁義
也蓋尊道德則仁義在其中然當時所謂
仁義皆多駢旁枝而非正者耳故不得不
辭而闢之若仁義根心安行中理其去道

檢仁德也何遠夫駢枝贅疣氣之暫聚初無痛
歎非痒之切身任之而勿嫌可也或者惡其累
壞形而欲決齧之其為害愈甚故真人善巧
設喻以祛其惑觀學者心冥體會即偽明
非天真則天命之至理可全得以生之良貴可
復道物一致天人渾融回視駢枝贅疣何
足為吾形累而所謂聰明仁義者皆自吾
德性中來是亦道之微也但不徇其迹以

求善於物思復其本而同乎大通則亦終
歸乎道德之妙而已何淫僻之有哉多方
於聰明之用一句今本皆然碧虛子陳景
元云張君房校本此句無方字引後文多
於聰者爲證其論頗長

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
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
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

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簞鼓以奉
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繫瓦結
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
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
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
者不爲不足是故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
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

去憂也
郭象註夫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首自困所
困常在於希離慕曠則離曠雖聰明乃亂耳
非目之主也曾史性長於仁而性短者橫復慕
之慕之而仁仁已偽矣天下未嘗慕祭石而
必慕曾史則曾史之簪鼓天下使失其真性
甚於桀跖騁其音辯致其危辭者未嘗容思
於禱祀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間則楊墨

跖

乃亂羣言之主也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
多駢旁枝各是一家之正以一正萬則萬不
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
其正而已自此以下觀之至正可見以枝正
合乃謂合為駢以合正枝乃謂枝為跖以短
正長乃謂長為有餘以長正短乃謂短為不
足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知其
性分非可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

去矣
呂惠卿註明者謂其自見今以所見為明是以自見與所見合而駢之也聰者謂其自聞而聲律絲竹皆在外者則是益而多之也故道之所自出率性之自通則天下皆足於己不為有餘也擢德則助長塞性則厭其所生唯其為之太過以收名聲則天下相鼓和之以奉不及之法此曾史之所以枝於仁也道

在不言則辯非道也瓦貴鱗比而累之繩貴條直而結之句所以通其讀而竄藏之心貴乎虛而遊於堅白同異之間敝行跬立以喻無用之言如累瓦結繩然者此楊墨之所以駢於辯也凡此皆非天下之至正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則無為自然而無所加損矣
林疑獨註駢於明者為五色所亂不知道在

內者可以返視也多於聰者爲五聲所亂不知無聲之和非聽所及也枝於仁者仁之散故擢其德蔽其性以收名聲使天下如吹笙鼓簧更相扇動以奉其法常若不及也駢於辯者其辭如累瓦之險其執若結繩之固邪說隱微曰竄句堅執白馬異同之論分外用力於無用之言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天下之至正道德是也道德出於性

命之理而已彼正正者正物而不正於物不失其性命之情而萬物之分明矣故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各任其自然之分則憂無所遣而自去矣
陳詳道註擢德塞性以明曾參仁其親之過史猶仁其君之過也累瓦結繩危辭蔽蔽然譽之也聖人無名而枝於仁者收名聲仁者

不憂而仁者反多憂則其去道也遠矣形無
駢枝而駢枝生於形非形之常然也道無仁
義而仁義出於道非道之常然也形安其常
然則駢枝不足爲之累故合不爲駢枝不爲
跂道安其常然則仁義不足爲之患故臧於
其德善於其性而已矣今世之人已陷身於
仁義之患且蒿日以憂之是決駢斲枝者也
不仁之人復強仁義以饗富貴是決性命之

情而爲駢枝者也

陳碧虛註駢拇者比五指之數則爲不足駢
明者以兼倍之性謂之有餘聖人收視反聽
以養內映世俗慕離曠之聰明縱耳目於外
景以困弊其形骸則離曠爲亂耳目之師矣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奔馳四方失
其真性則曾史爲惑人心之宗矣辯之縱橫
如累瓦重疊學之博喻如結繩屈禮論之眇

微者其竄句隱語之謂乎遊之卓詭者其離
合是非之謂乎譽之小道者其敝跬不進之
謂乎大辯若訥多言數窮故楊墨爲恢詭悖
怪之首也夫形性之有餘不足皆非至正之
道以所稟正性而能自正者謂之正正若彼
彼從己役己從彼皆失其性命之情矣合不
爲駢枝不爲跂相忘形骸也鶴脰不斷鳧脰
不續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

云

庸齊口義曰五色文章古者以養目而莊子
以爲亂淫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
用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
是矣多於聰者亦然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
是擢德塞性使天下晉惑鼓動以奉難行之
法也多言而無味者比之累瓦結繩竄改言
句以爲辯故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也敝跬
勞跂也其言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也

以爲非乎則楊墨之徒以爲是矣多駢旁枝
言皆餘賸之事非至正也正正猶云自然而
然不失性命之實理故合不爲駢枝不爲跂
長不爲有餘短不爲不足此數句即大秋毫
小太山之義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自在
矣鳥鶴短長出於本然之性性之所安無憂
可去也仁人何其多憂一句堯舜孔孟皆在
其中

此段發明前意謂人各有正性性各有良
能能各有分量一毫不可強跂故慕離朱
者喪其明希師曠者損其聰習曾史者過
於仁學楊墨者僻於辯此皆以不足企有
餘等而上之攀援無極非天下之至正也
彼至正者盡性命之情而無所企羨人安
其分物得其宜合不爲駢枝不爲跂長短
各適而無有餘不足之累世間憂患不待

去而自去矣是謂盡己之性而後盡物之
性然則全物之樂所以全己之樂也歟竊
詳經文纍瓦當是累丸彼正正者宜照上
文作至正不為歧當作歧皆傳寫之誤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三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二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
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齧之則啼二者
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
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
而號富貴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

者天下何其蓄力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
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屈折禮樂响愈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
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
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
漆約束不以繹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古今不二
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々如膠漆繹索而遊

俞

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
惑^感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
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
與

郭象註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俱當任之恐仁
義非人情而憂之者可謂多憂也駢於拇者
謂不足故泣而決之枝於手者謂之餘故啼
而齧之如是則羣品萬餘無釋憂之地矣惟
有 殊

各安天性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及兼愛之
迹可尚天下之目亂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
患而遂憂之此為陷人於難而後極之然今
世政以此為仁若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
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竊非望哉夫物有常然
任而不助則同然皆得而不自覺故與物無
二而常全任道自得抱朴獨往連々假物無
為其間也仁義連々祗足以惑物使喪其真

耳東西易方於體未虧矜仁尚義失其常然
以之死地則大惑也夫與物無傷非為仁也
而仁迹行萬理皆當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當
而無傷非仁義之招而天下奔馳棄我徇彼
所以失其常然故亂心不由於醜而常在美
色撓世不由於惡而常在仁義則仁義者撓
天下之具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雖虞氏無
易之情而天下之性固已易矣

而
呂註仁義列於五藏而大仁不仁至義不義
奚為而非人情乎惟其為之太過而不由道
德之正是以意其非人情彼仁人多憂則為
之太過者也夫駢枝之於手足或有餘於數
或不足於數至於去之而憂則一今世之仁
人蒿目而憂世則有餘於數之類決性命也
饗富貴則不足於數之類然莫知其非性命
之情而守之則決之而泣斲之而啼之類也

夫待規繩而正膠漆而固者是削性侵德失
其常然常然者不事乎規繩膠漆而自然正
固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得古而不弊今而
不新此所謂常然而道德之正也則仁義又
奚連々如膠漆纏索而遊於其間而使天下
惑耶易方則以東為西易性則以無為有人
生而靜招仁義以撓之是以仁義易其性也
疑獨註仁義本於人之情性今且擢德塞性

以為仁義非出自然故莊子意其非人情不
然則彼曾史之為仁何其多憂也古人所以
行仁義者自其本性而克之後世乃徇仁義
之迹入人為之偽故但見其多憂耳苟不以
天道任之則以駢枝為人道之患欲傷而去
之所以啼泣憂悲也蓋以駢枝譬仁義信能
冥其本乎自然則與道德同體而不可去不
能如是而徒徇其迹人見其迹則思去之此

良

所以為憂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心憂
則目為之亂也凡物任其自然則安傷其性
命則憂駢枝亦性之自然今欲決齧而去之
猶仁人憂世患而欲救之徒益其憂耳不仁
之人決裂其性命之情以饕富貴長由仁義
之迹故得綠而為偽是以疑仁義非人情也
自三代以下樸散而不可復何其囂々也夫
待鈎繩規矩而正非自然之正曰削其性待

繩約膠漆而固非自然之固曰侵其德屈折者禮樂之末响俞者仁義之迹以此慰天下之心是失其常然也天下之常然豈有所待而為正固哉不知所以生而自生不知所以得而自得故能合古今齊生死物不能傷而無虧矣則仁義之迹又何必連々相續如膠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哉此言曾史之徒不能無心以遊道德反為仁義束縛而不能

解何天下之人競慕仁義之名而惑亂其心也易方猶易以悟易性則迷而不返此小大之辯也曾史襲仁義之迹故可非之有虞氏之仁義充其性者也而莊子非之何耶蓋責其所始不得不然且先王之於仁義將以成民性而復於道也後世因其所陳之緒餘而尊嚴其迹以為天命之至盡在此矣操所以成性之迹遂以為性豈能使棄其名而樂其

實哉所非者虞氏之迹所存者虞氏之心經
曰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此取其存心也
碧虛註剝揉成就削性者也牽合附會侵德
者也此皆失其常然夫蓬麻曲直孰為鈎繩
珠玉圓方孰為規矩松栢女蘿孰為膠漆連
理合穗孰為纏索物材天性皆由自然故誘
然皆生同然皆得古今若一無與廢也舍道
德而趨仁義是為易方徇利名而殘生是為

易性自有虞氏舉賢流凶招呼仁義以撓天
下天下莫不奔趨喪命者由是夸跂以致惑
易也

庸齋口義云駢枝雖為手足之病而不可強
去強去則為憂若矣蒿目者半閉其目目睫
茸々然有獨坐憂愁之意憂世自勞貪饕富
貴此皆自苦故並言之又歎仁義非人情乎
言其非出於本然自三代而下此說盛行何

其嘈雜耶夫性德出於自然非人力所為若
必待修為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約
膠漆皆修為之譬故屈折响愈以慰天下皆
失其常然而曲直方圓不用人力則為正理
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
孰與之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故古今若
一無加損也連々不已貌膠漆自固纏索自
拘也離性以為仁義為之不已則泥執固束

何以遊於道德之間徒以惑天下也小惑則
四方易位大惑則易天地之性矣立仁義之
名以撓天下天下為其所使而奔趨之知仁
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仁義出於情性非其人者偽之駢枝出於
形體累於形者惡之南華為見世之尚仁
義者舍己以效人徇迹而忘本故歎仁義
其非人情乎謂矯性而為之不出於安行

是攬天下之患為己憂者也恐天下之不
理乃奔馳以救之而猶不勝也蒿目以憂
焦心以慮豈非決駢斲枝之謂歟彼不仁
之人決性命而不顧饕富貴而不止及其
禍發必剋則人貨俱亡而後已耳蓋仁有
性之之真必有假之之偽惡夫假禽貪者
器以虐天下之民故重歎仁義其非人情
乎自三代而下為仁義者何其囂々浮薄

耶夫物之本性正固出乎自然有待而正
則非至正有待而固則非真固是則削性
侵德失其常然無異乎手足之有駢枝也
夫常然者其為曲直方圓不待乎鈎繩規
矩也自生自得不知古今之殊成虧之異
道德混成仁義為無用矣又何必膠固其
迹以惑天下哉小哉易方東西錯位未甚
害事也大惑易性則矣其常然叛道背德

失 惑

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然其病源浸淫已久
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舉以仁義易
其自然之性性不真而仁義亦偽矣天下
猶奔命而從之安於失性而不悟此真人
之所哀也

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
性矣小人則以身徇利士則以身徇名大夫則
以身徇家聖人則以身徇天下故此數子者事

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徇一也臧
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間臧奚事則
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
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
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
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
下盡徇也彼其所徇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
所徇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徇一也則有君

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
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郭註三代以上實有無為之迹故為有為者
所尚尚之則失其自然雖聖人有不得已或
不以癡瘖之事易無拱之性者夫鶉居而穀食
鷦鳥行而無章者亦何往而不徇故與世常冥
唯寢所適其迹亦徇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
有癡瘖禿脛之寢其迹則傷世之迹也然揮

作八極而神氣不寢手足癡瘖而居形不擾
則奚徇哉無徇也乃不徇其所徇而迹則與
世同徇也天下所惜者生今徇之太甚俱殘
其生則所徇是非不足復論夫生奚為殘性
奚為易皆由尚無為之迹也若知迹之由無
為而成則絕尚去甚反冥我極堯桀均於自
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呂註神降而為聖王則聖之外也自三代以

下一見聖王之迹而其所以為神者隱而不見矣如禹之眇眇湯武之征伐雖出於不得已而其迹則不免於徇天下之弊也莊子欲絕其迹而反於神天之本宗則其論聖人固宜如此非小之也男婚婢為臧穀則良家子牧羊以喻守意守意乃所以養心也挾筴讀書則無不善而不免與不善正博塞以遊則放逸無良而其所出則良也二者皆害於守

意雖事業不同忘羊均也伯夷死名則挾筴而亡羊之譬盜跖死利則博塞而亡羊之譬所死不同殘生傷性均也此為道者所以貴乎兩忘而化其道且天下盡徇也所徇仁義則不知身之多於貨其徇一也而有君子有小人焉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下知得之病於亡則均也
疑獨註伯夷為清之名而身死焉盜跖為貪

之利而身死焉二人皆未知名與身孰親身
與貨孰多而所逐者惟外之塵垢粃糠耳夫
首陽之名長在而伯夷之身孰存東陵之貨
常積而盜跖之魄孰有故曰其於殘生傷性
均也如是則伯夷奚必是盜跖奚必非此道
之所以一也伯夷聖之清莊子深詆之者以
其迹見於世而與盜跖為對故言此以矯當
時襲伯夷之弊以刻意尚行者也其名雖與

天苟

盜跖為對而神與孔子同遊學者不可不知
也夫友下盡徇徇不徇仁義以求名則必徇
貨財以適欲天下之大致不離乎名利之間
所徇仁義則世俗謂之君子而不知已為天
之小人所徇貨財則世俗謂之小人而不知
與世所謂君子者均矣徇仁義者損其分而
益其性徇貨財者損其性而益其分皆能安
其性命之情則天之君子非俗之君子俗之

小人經所謂人之小人是也
詳道註三代而上天下以仁義易其性三代
而下天下以物易其性世愈久樸愈散矣伯
夷死名蓋不能弱其志盜跖之利蓋不能強
其骨也臧者義之善穀者信之善男而婿婢
曰臧女而婦奴曰穀男貴義女貴信故也羊
之為物羣而不黨恭而有禮其性未嘗不善
也制字者以羊從言為善羊從大為美莊子

天
音

以忘羊譬忘德宜矣臧穀之拘縱不同而均
於亡羊夷跖之善惡不同而均於殘生又惡
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碧虛註凡有迹者皆徇也名聲旣彰迹不可
逃矣臧穀亡羊小惑易方也夷跖殘生大惑
易性也天下盡徇則盜跖亦伯夷矣又何君
子小人之分哉

虞齋云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

以下抑高也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事業
不同殘生則一讀書博塞不同亡羊則均皆
徇物之失也夫莊子豈不知夷跖之賢否其
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亦以下抑
高之意

上古淳朴民俗熙々不待治而自治是以
民安乎性分之自然君得以成端拱無為
之化自三代而下以物易性逐偽喪真雖

賢愚貴賤之不同各以所徇為是而不悟
其遠於道也故其殘生傷性無以異然後
為民上者設為刑政賞罰以道之齊之勸
之懲之上下俱備而姦詐生刑政賞罰有
所不能制則民非其民國非其國矣此實
原於上下交徇之過以致君民兩失喻以
臧穀亡羊義甚切當且天下盡徇則俱失
其本然之天而滯于一偏之見反指不徇

者為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萬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乎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間矣然其所以善所以惡又當超乎仁義聖知之外觀之

南華真經卷之二十一

武林道士

外篇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和曾史非吾所謂
成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知命兒非吾所謂成
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知師曠非吾所謂聰也
屬其性於五色雖通知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
所謂成者非行成之謂也成於其德而已矣吾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四

外觀之

者為非何君子小人之分哉夫伯夷之清盜跖之汙為世之下昭若白黑漆園混而一之者以所徇而言舉不免身有迹聖人猶不逃評議而況跖乎治道之在天下若權衡抑彼所以揚此其勢不得不然唯求其平而已使天下無徇而免殘生傷性之患則聖人盜跖固有關矣然其所以善所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

同卷

立五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外篇駢拇第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知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知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知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也五色雖通知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者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

身

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郭註屬性於仁徇仁者耳率性通味其善也不付之我而屬於彼雖通如彼我已喪矣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故善於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捐身以徇之比於性命還自不仁身且不仁其如人何任其性命乃能及人而不累於己同於自得可謂善也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

得彼舍己效人者也效之若人已已亡矣雖
所失之異塗其失一也故愧道德而不為謝
冥復之無迹絕操行忘名利從容炊累遺我
忘彼若斯而已矣
呂註性者物之所屬非屬於物者也而曾史
屬於仁俞兒屬於味師曠離朱屬於聲色非
吾所謂臧也臧於其德乃臧之體非謂仁義
能臧之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謂仁義則以

有謂其所臧者特未定也任性命之情則無
謂而不可名真所謂臧也聰明者亦然不聞
彼而自聞不見彼而自見是謂見々聞々者
也苟其見聞在彼而不在我是得人之得適
人之適而未能自得其性命而適之則盜跖
伯夷豈有問哉以其皆非道德之正也上不
為道德下不為淫僻則兩忘矣夫伯夷聖人
也安有不自得適而可為聖人哉蓋其制行

方且欲廉頑立懦則其迹不免於有為莊子
方言性命之情以兩忘名利故以夷跖同為
淫僻及其論高節戾行足以矯世則夷齊之
節與許由善卷孔子顏闔同列於讓王矣
疑獨註屬者性有所係著非大同於物而無
私者也故曾史俞兒師曠離朱之於仁味聲
色皆不免乎徇非吾所謂臧於德者任其性
命之情性命之情即正性正味正色正聲萬

則

物之所自有者而數子強為之非自得自適
也唯能性性而後不屬性於物而味々聲々
色々者見矣舍其聰明反聽舍其明則內視
反聽則聞道內視則見道道得而性得矣不
自見而見彼者喪己而逐物不自得而得彼
者離性以求道雖夷跖之不同其淫僻一也
則知仁義所以喪道淫僻所以亂德皆莊子
所不為也

嘗

詳道註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
有味者有味味者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々
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々者未嘗
顯味之所味者靈矣而味々者未嘗呈蓋人
之耳目本自希夷聲色在前真從妄廢口之
於味亦復如是老子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
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又況多駢旁枝以
屬其性者邪

碧虛註曾史俞兒師曠離朱皆偏於一能役
性著物失其天真豈得謂之善哉臧於德者
以自得為善任其性命之情自聞自見而已
若得人之得適人之適皆喪已於物者也故
上不敢為仁義下不敢為滛僻此養正性正
命者也
庸齋云任其性命之情即是順自然自聞自
見之論是其獨到不可及處一大藏教不過

此意自得自適即是自見自悟大抵欲分別
本心與外物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者皆
為淫僻也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
僻之行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也道德即
自然近名近刑則非自然矣觀莊子此語何
嘗不正心修身其譏評堯舜孔子曾史伯夷
皆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耳
性若太虛窮之無有而無乎不在也一有

所屬則涉乎偏徇而非道^德之正雖曾史離
曠特受異氣工於所長以道觀之猶不免
為淫僻況以所短晞所長不至學邯鄲之
步者鮮矣故皆不足以為善所善在任其
性命之情出乎道德之正無強跂偏徇之
失耳目口之於聲色味也未嘗強通亦不
強闕任其自然而無容私焉此天下之至
正也何物足以撓之人之聰明而至於自

真

聞自見則有異乎世俗之聰明所善在乎
自得自適則有異乎世俗所謂善仁義去
而頓性全滅於其德而已德主乎中道將
來舍外物何自而入哉若其不自得適一
徇乎人則是同為淫僻耳賢不肖也奚擇
南華自謂上下不敢為而安於性命之自
得斯為道德之正也歟本經內篇命題本
於漆園各有深意外雜篇則為郭象所刪

性

修但摘篇首字名之而大義亦存焉內篇
既詳述道德性命之理故於外篇首論德
性所不當有者猶駢枝贅疣之於形也竊
謂當篇本意原於道德經之餘食贅行以
明自見自矜者之遠於道而南華敷演滂
流浩瀚若此蓋弘道闡教不得不盡其辭
而達其意以祛世俗之迷使之復乎自然
而合乎道也夫人之德性粹然如玉在璞

其所漸被木潤山輝及為聰明所鑿仁義
所分但知求善於物在己之真淳喪矣故
舉曾史離曠楊墨得性之偏沿習之僻是
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下猶奔慕之舉失
其性命之情離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
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鳥鶴之無容斷
續而各不失其自然斯為近道矣然天下
皆惑吾將奈何遂設臧穀亡羊以喻伯夷

盜跖各以所徇為君子小人之分而其殘
生傷性一也信能去迹絕尚性無所屬反
本冥極遊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
君子小人均於自得故終以順性命之情
為至而本然之聰明不廢也不聞彼而自
聞不見彼而自見與顏子所謂仁者自愛
知者自知義同所以自得自適而無企羨
之心則夷跖之賢否將有辨之者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五之八論其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論其)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論其

武林道士褚伯秀學

馬蹄第一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楨飾之患

後有鞭笞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
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
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
矩鈎繩哉然且世々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
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郭註駑驥各適性而足非辭鞅而惡乘但無
羨於榮華有意治之則不治也治之為善斯
不善已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

自任而乃走作驟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
堪而多死焉若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
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或者
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為之風遂
云行不如卧何其狂而不返哉世以任自然
而不加巧者為不善治能以規矩矯拂其性
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不亦過乎
呂註馬之齧草飲水而無羨義臺路寢則民

耕織自給無羨於高明之譬也伯樂以燒剔
刻錐治馬而死者十二三則強為仁義而天
下始疑之譬也飢渴馳驟而馬之死者過半
則屈折禮樂而天下始分之譬也天下有常
然因其性而為之今陶匠之善為方圓曲直
皆失其常然者也為天下而失其常然是乃
不知在宥之道而治之之過也
疑獨註馬之真性逍遙於原野之間而不羨

義臺路寢及至伯樂燒剔刻錐而馬之死者
十二三飢渴馳驟而馬死已過半此皆尚人
為之偽以閑其真性故也陶匠之治木埴而
中規矩鉤繩豈木埴所欲哉聖人以仁義禮
樂治天下亦猶是也而世皆稱伯樂善治馬
陶匠善治木埴聖人善治天下此皆大道已
散不見天地之全而唯治之為稱莊子所以
深詆之

詳道註土有形而無生木有生而無知馬有知而無義三者雖殊而善治之者莫不因其性而不違其自然循其理而不示其或使故馬盡其能而填木盡其用然則善治天下者豈異是哉

碧虛註夫馬之知齧飲翹陸而已無用義臺路寢猶澤雉之不願畜樊也及至伯樂則治之將興物性已弊才不勝任抑死過半矣土

有方圓而陶者就規矩木有曲直而匠者施鈎繩馬有駑驥而伯樂用鞭策民有賢愚而聖人興法度皆順其情而為之後世之御馬而敗者非伯樂之才也治民而失者非聖人之道也而反歸罪於伯樂聖人是未知其所善漆園所以興歎也

庸齋云義臺路寢王者之居一作義臺養也居移氣養移體之地燒剔刻削皆治之也雒

謂絡其頭鬣謂絆其足連列也楸銜也飾鑣
纓之類馬制於人而不能自適所以死者愈
多陶匠以土木為器無異馬之被燒剔刻錐
也而人皆以伯樂陶匠為能猶秦氏而下以
治天下為能也
物有常性民有常德其德不離民性得矣
何在乎過求過養以損德傷性哉真人為
見世俗澆薄以人滅天不安本然之分而

求益分外之知凡上之御下下之事上舉
不免以知術相籠知術窮而不肖之心應
雖嚴刑峻法有所不能禁也靖原其端由
於上之人好知之過啓其多知而又為知
以救之不亦勞且多事乎欲正本澄源痛
革其敝故借馬立喻以明治之之失覲任
治道之君子有取焉耳自三代而下民性
既離刑政賞罰之所以立則是四者治天

下之極節鞭笞也而知術姦詐之萌實由於此後篇所謂并聖知而竊之者是也然則今之為治者將何如曰主以道德而四者為之輔斯可矣舍道德而專刑政無異乎伯樂之治馬千里之足雖得以自別而馬之受害者不少矣若其不任道德又廢四者則一家不能自齊如天下何陶埴之喻不越前意其失在我善治之一語矜已

能而有心以為治何以復民性而全常德哉故曰治天下者之過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々當此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

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
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整躉為
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
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
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
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
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
仁義聖人之過也

孰註以不治治之乃善治也夫民之德小異
而大同性之不可去者衣食爭之不可廢者
耕織此天下之所同而為本者也守斯道者
無為之至故放之而自一非黨也是曰天放
填々自足而無求於外之貌不求非望之利
止於一家而足混芒同得與一世澹漠焉豈
國異而家殊哉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與
物全而無害德不離而民性素樸無煩乎知

欲也聖人者民得性之迹非所以迹也此云
及至聖人猶云及其迹聖迹既彰則仁義
不真禮樂離性徒得形表而已有聖人則有
斯弊將若之何殘樸為器毀玉為璋以至色
為采聲應律皆愛朴為華棄本崇末其於天
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而非其貴工匠則有
六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也
呂註民復常性而不離其真則所謂聖者不

可得而見故無欲而素樸未始有疑也同德
而不離未始有分也及離乎其真有所謂聖
人者出為仁為義不由乎自然為禮為樂不
由乎至正而天下始疑始分矣殘樸為樽以
況毀道德為仁義毀玉為璋以況離情性為
禮樂皆多駢旁枝之道也絕巧而返乎朴則
工匠之罪除棄仁義而任道德則聖人之過
免矣

疑獨註古之神人在宥天下則無意於治順
民之常性會於正命之極而已織而衣耕而
食同德相親而不偏黨天放者出乎自然而
非人為也填者實充乎內顛者真顯乎外任
足之所行而不由逕信目之所視而不入邪
禽獸草木皆得遂性命之理而無夭闕之患
獸可係巢可關以明人無機心則物無所憚
同居族並人民自樂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同

乎無知非無良知也同乎無欲非無可欲也
始於其德不離終於是謂素樸民之常性得
矣弊躓踈跂皆用力貌為仁義而不順性命
之理天下始疑矣澶漫樂之散摘擗禮之偏
由仁義而有禮樂有禮樂而性情離此天下
所以分也夫仁義出於道德禮樂出於性情
上古世質民淳仁義與道德為一禮樂與性
情不離後世廢道德以言仁義離性情而議

禮樂是以有曾史之仁義非堯舜之仁義有
世俗之禮樂非三代之禮樂老子所以植提
絕滅之在莊子亦所不取也殘樸為器工匠
固不能無罪因救弊之迹聖人亦不能無過
也野天不訪其詳道註夫至德之世養生不奪於嗜欲而其
行填々其視顛々所求不出於分外而山無
蹊隧澤無舟梁如是則視人如已視己如物

物我兼忘內外無間所以入獸不亂羣入鳥
不亂行也又惡知君子小人哉心有知而擇
腹無知而容志有欲而動骨無欲而立聖人
之治天下虛其有知者實其無知者故能使
民同乎無知弱其有欲者強其無欲者故能使
民同乎無欲無知所以德不離無欲所以民
素樸素者性之質言純白而不染於物也樸
者性之全言混成而不散於器也老子云見

素抱樸少私寡欲經曰素朴而天下莫與之
爭美由於民性得故也
碧虛註民有常性織衣耕食一而不黨游於
自然貿易未興不相往來俗儉約而物繁滋
中無機而外無忌素朴而民性得矣不善為
治者用力行仁矜持尚義離道以善懷疑弗
信矣屈折為禮縱逸為樂險德以行沖和分
裂矣犧樽六律皆治世之法過則為亂此云

工匠之罪聖人之過者見其未敗而推責其
古今之常情也

庸齋云同德謂其得於天者同常性前篇所
謂常然也純一而無偏黨肆樂於自然之中
填々滿足顛々直視皆形容其拙朴無心之
狀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津未通也
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雜居物無害者草
木遂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獸而遊攀巢而

關人與物相忘也如是則安有君子小人之
分哉無知無欲純乎天理及至聖人強行仁
義流蕩禮樂然後心迹始分不純一也道德
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為外故曰道德不廢安
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為強世故
曰性情不離安用禮樂文采亂五色六律亂
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
人之過所以結上文也

子
前論治道之弊欲有以革去之故此謂善
治者不然上陳至德之世民性真淳而無
所企慕衣食足用而無求羨餘山無蹊隧
澤無舟梁即民不往來舟車無所乘之謂
也羣生連屬草木遂長言其生物繁茂禽
獸可羈鳥巢可闕言無心而與物化也由
是知鳳巢于閣麟遊身囿至和感召理誠
有之如是則上無欲而下無知德不離而

力
民素朴又惡有君子小人之分哉及至後
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有於仁義勉強
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
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
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
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
乎之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變而為仁
義再變而為禮樂三變而仁義禮樂徒存

南華
其名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二十六

世聖人以有為治天下致意於仁義勉強
為禮樂於是民始疑而天下始分矣故南
華以殘樸毀玉為工匠之罪廢道用仁為
聖人之過然而樸玉不毀何以為器仁義
不立何以衛道曰天下之樸散久矣無患
於金器也聖人之道散久矣一愛而為仁

